新民艺评

从《太真外传》到《大唐贵妃》

◆ 陈超 王俊知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二百多年来，京剧艺术虽重传统但并不死守窠臼，在新剧目的拓展上时有佳作。如程砚秋《锁麟囊》、尚小云《汉明妃》、荀慧生《红娘》等，尤以梅兰芳的新戏《霸王别姬》式遵先典、厘革积弊，与传统剧目辅车相依，一脉相承，被梨园奉为圭臬，争相效仿。进入新世纪后，2001年上海创作的交响版京剧《大唐贵妃》与时俱进，大放异彩，主题唱段《梨花颂》传唱南北，让京剧艺术再次饮誉海内外。

该剧的前身《太真外传》共四本，是梅兰芳演剧历史上参演人员最多、舞美灯光最为繁复、特制服装道具成本最高的皇皇巨著。头二本首演于1925年，三四本首演于1926年，均在北平。后来每当一至四本连演必引起轰动，成为标志性的事件。但由于该戏体量过于庞大，没能到南方来巡演。十八年前，梅葆玖老师带着当年梅兰芳的遗愿来到上海请求帮助。上海的有关领导对此极为重视，组建以上海的编剧和导演为主的创作组，制定了“旧中出新，新而有根”的创作原则。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今年十一月新版《大唐贵妃》即将在上海大剧院再现舞台。此剧剔除了一些专为演员设置的表演段落，加强了对主人公的性格描画，剧情逻辑更为清晰。其舞美则以新的多媒体技术重新设计，既不失代感而又减轻了辎重。音乐方面保留了原来的交响乐创作成果。史依弘的艺术有渊源，她以经典理念作为思考的依据，把别人对该剧提出过的意见认真梳理一过；正如苏轼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此番多有创新之举。例如对杨贵妃的“翠盘舞”，编舞者黄豆豆打破传统戏曲身段的格局，大量融入了舞蹈技巧，但史依弘舞动起来却不失京剧身段的韵味，不仅张弛有度，招式新颖，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而且舞乐合一，严丝合缝，动中有情，一气呵成，为拓宽戏曲舞蹈表现力做了尝试。李军扮演的李隆基在《仙会》一场采取汪正华的演法，表达反思内容的大段二黄成套唱腔感情真挚而富有韵味，是对杨宝森艺术的最新演绎。此番在杨贵妃主动赴死之前增加了表现夫妻诀别的对唱，催人泪下。

■ 京剧新版《大唐贵妃》剧照，史依弘饰演杨贵妃

新版《大唐贵妃》是“京派”和“海派”的有机融合，俾梅兰芳精神与时代同在。当年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等大师使京剧艺术兼具了高谈玄想的哲思与斤斤其明的一招一式，开启并拓宽了京剧的艺术思维，提高了审美品味，使得京剧艺术能将纷繁的情感意绪凝聚于一种精湛的艺术秩序，而不只是讲一个故事这么简单。所谓“匠”与“家”的区别在于：“匠”的手是自己的，心是别人的，所以技术再高，描摹得再像，活儿做得再精细，还是个匠人。而“家”则不同，有时他的手或许是别人的，但心永远是自己的，因此无论他随意举手也好，任意投足也罢，表达的都是自己的思想。如今新版《大唐贵妃》的主创和主演就是这么一个“家”的群体，他们所贯彻的就是以上述“梅杨余”为代表的京剧精神。《大唐贵妃》每一个角色都是风姿相殊的生命个体，或缠绵悱恻，或慷慨悲歌，或简古浑然，或恍惚邀远；须臾间即可感喻于怀，过眼处已是心领神会。“此生只为一人去”的纯情贵妃杨玉环和富有反思精神的率真皇帝李隆基，必将为中国戏剧的人物画廊增光添彩。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罗生门』

——看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的《记忆碎片》

◆ 翟月琴

罗马尼亚编剧莉亚·巴格纳带来的《记忆碎片》，算是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颇值得期待的一出戏。“记忆”与“碎片”，是普通人必然要面对的日常。于是，在舞台上如何拼贴记忆碎片，就成了亮点。

其实，场刊的介绍更引人入胜，“一个人的罗生门”。

先说“罗生门”，三个字一出现，多数观众定以为是一部悬疑剧，大有跟着编导寻出真相的架势。但倘若当作扑朔迷离的案件一探究竟，倘若抱有“悬念迭起”的心理期待，定会令你大失所望。女演员奥菲利亚·波皮一人饰演多角，完整展现的是多个人物回溯过去的痛苦，以及诉说当下的生活状态。“多个人物”包括女仆玛格丽特、马赛尔太太艾拉、女儿克莱、马赛尔的母亲伊迪丝、尼日利亚笔友以及为马赛尔做足部护理的贝拉。

“我们在死亡带来的痛苦面前是平等的，社会等级只是陋习”。每个人物面对死亡，都有诉说记忆的权利。全剧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发声的方式不一定是语言，有可能只是一个表情。以马赛尔的死亡为开端，他的面部表情被一再解读，笑容里一副满足的模样，全然是在女仆房间的快感，而没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和不安。背对观众的马赛尔，其面容被无限地放大、还原，甚至作为一个令女仆害怕、令妻子抓狂的恒久造型，凝固在观众看不到的虚拟舞台上。结局以马赛尔女儿的死亡为终结，这位躁郁的青春少女，跟随她的父亲进了天堂。那句台词令人心碎，“单纯的人比其他人离死亡更近”。她离场前，提到好女孩与坏女孩的区分，几乎是代替父亲讲出每个人身体里漂浮着的美与丑、善与恶的混合生物。就像她记忆里的英雄父亲，早已对母亲不忠很多年。外表亮丽的女人，或许身体残缺不全，一如因乳腺疾病而遭受胸前开刀之痛的马赛尔夫人；风光无限的男人，或许心底寒凉，一如躺在女仆胸前取暖的参议院马赛尔先生。父亲与女儿被推移出门外，进入另一个世界，意味着生命的大门关闭了，可是记忆之门敞开了。

舞台设计极为简洁，最有设计感的布景，便是写满字迹的墙面上反复被推开的六扇门。门内外，换装、换发型、换口吻、换表情出场的演员奥菲利亚·波皮，在七个人物角色之间快速跳转，独自承担起绘制一台戏的人物关系图谱。表达之流畅、表情之丰富、动作之轻灵，活脱脱的一位演技精湛的舞台精灵。表演的难度就在于，奥菲利亚·波皮饰演的女性角色年龄跨度大、社会地位迥异、家庭身份有别，既要解释她们与马赛尔的关系，又要体验她们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截然不同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七位女性看似散点透视，实则可以理解为一位女性生命各阶段的困惑以及寻求出口的内心挣扎。

全剧中的三位母亲形象，乃是重心。马赛尔夫人向女儿抱怨、诉说着满腔的委屈，粉碎着女儿眼中的父亲形象。可是，在媒体面前，一再维护丈夫的参议员形象，大声宣告着：“在21年的婚姻里，我们从来没有背叛过对方！”她一边对伊迪丝说：“我做不到，伊迪丝。我恨他，很抱歉”，一边又不得不嘶喊着走进公众世界，决定守住秘密。与其说被丈夫背叛，不如说她背叛了记忆。在婆母伊迪丝看来，没有什么不可原谅。她失去了儿子，但也安慰自己：感谢上天又给了他们更多的相处时间，否则儿时的马赛尔就已经溺水而亡了。她了解儿子得知艾拉动过手术后的不安，且始终认为儿子是深爱着艾拉的。她几乎以央求的口吻说：“艾拉，别恨他。求你了，爱他。”如果说艾拉尚可以选择爱与不爱，那么，足底按摩服务女士要照顾身患脊柱病的女儿，只能四处讨生活，更别谈爱了。此外，女仆玛格丽特的纠结之处，则在于她含糊其辞的爱里，饱含着道德的压力。

确实，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罗生门”。分明就是一扇又一扇旋转门，转出了无数个女性的内心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有人在台前诉说，有人不过是暗影里的舞者。而记忆不是碎片，无论多少碎片都还原不出已故的马赛尔先生。所谓的真相，只是叙述者的片面之辞。人们只是记忆着正在逝去的当下而已。

■ 张火丁演出京剧《霸王别姬》

张火丁“火”在哪里

◆ 毛时安

这些年张火丁到上海来演出，我几乎都看了。她名字里有“火”，每演必火。但我还是没有料到她在上海大剧院她主演的梅派经典《霸王别姬》，经过程派再现，会火到喝彩声几乎掀开大剧院的屋顶。先是场内一声叫板激起如雷的喝彩，接着出场那段【西皮慢板】“自从我，随大王”和剑舞时宽慰霸王的【西皮二六】“劝君王饮酒听虞歌”，每唱一句都会激起一片山呼海啸的喝彩。一段剑舞更是让观众陶醉不已，连呼“过瘾”！这是真正的“爆棚”。戏将完未完之际，成群的年轻“灯迷”迫不及待像潮水般地涌到台口。从一楼到三楼全场观众起立为张火丁喝彩，五次大幕启合，欲罢不能。完全不逊于那些当红大牌歌星！

虽然名字带了个“火”，但要把还不太景气的京剧演火，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要唱火一出梅大师的传世经典。大家都在问：张火丁为什么“火”？“火”的密码在哪里？

一字一句，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投足，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没有一丝半点的马虎。张火丁的唱的每个字字头字腹字尾处理得丝丝入扣，清晰委婉，每个字都完整直达观众的心头，充分展现了汉语歌唱独有的韵律之美，同时直达观众心里的还有虞姬内心刻骨铭心的情感波澜。《霸王别姬》篇幅不大，故事简单到家喻户晓。就像苏州的园林，必须匠心经营每一块山石每一座亭台。像学书法的孩子，必须起笔收笔提按顿挫清清楚楚。所谓艺术的“味道”就是在那些不经意的小腔、气口、字与字的衔接过渡处，非常用心但又极其自然地流露出来，打动了观众。戏曲最忌讳清汤寡水的“一道汤”。虞姬出营，听到满耳楚歌一步三回头的身段，身披斗篷剑舞时长穗随唱腔起落，舞动的节奏变化纹丝不乱。特别是，张火丁充分运用了千回百折鸣咽如泣的程派唱腔，【慢板】回忆的缠绵深情，【二六】诀别前强颜欢笑的伤心欲绝，细腻入微地揭示了虞姬情感世界的丰富和悲剧性。

“考究”二字，有点老派，但永远不会过时。艺术拼的是什么？就是细节的重视和完美。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差距就在这“毫厘”之间。含糊，哪怕一丁半点，在舞台上就会被放大，纤毫毕现。名和利是艺术家很难超越的人生羁绊。在一个急功近利心态浮躁的年代，如此一丝不苟地全身心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中，排除一切非艺术的要素，甚至在舞台上她也不刻意的炫技“要好”，取悦观众。张火丁艺术有一种难得的单纯的意味。就像一块美玉，有光彩，不刺眼，很润泽。谢谢张火丁！不但贡献了一台程派《霸王别姬》，而且展现了一种艺术精神艺术态度。我，要向她学习。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意大利歌剧《魔笛》 郭新洋 摄

艺术是为了传达爱

——观剧杂感

◆ 杨晓晖

《人间烟火》

《人间烟火》，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这个话剧，淡淡地进入，火热地收尾，亲切如身边人事，苦乐深得生活精髓。苏小鱼，一个大小伙子，负责城中村的棚改工作。演员徐松岩演出了正面角色的喜剧味道，说话不急不忧，疾徐有致，音色透亮悦耳，发型时髦可爱。一个接一个熟人邻居自认“失败”，从钉子户变成动迁户，苏小鱼的武器是成为每个人的心腹朋友，“想为老百姓做事，要把自己也看成老百姓。”

刘美芬，美丽的美芬客栈的老板娘。瘫痪老公的医药费，儿子留学的读书费，都要靠她从经营客栈的收入赚来。麻利能干的劲儿，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姿态。但是每天她唤醒老公的声音好温柔，回了国不成器的儿子突然变成既孝顺又勤劳的好小伙，刘美芬脑子简直转不过弯来，所谓喜极而泣。

吴秋月，开着有家族历史的面馆是城中村的招牌风景，如同刘美芬的客栈。又一个美丽的老板娘，阿庆嫂似的角色，比起刘美芬的凌厉，走的是温情和蔼的线路。大儿子要大套的新房子，小儿子也要大套的新房子，但大小儿都护着自己的妻子，不愿意“收留”老娘。最后吴秋月腰伤，两儿抢着关心，抢着要跟老妈住一起。编导善良的愿望是，让这出戏的每个人都开心。

他们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来自普通人身上的要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生活的信念在两位饱经沧桑的女性身上体现，我们看到了被行动掩着的光芒。

《安魂曲》

以色列的雅伊尔·舍曼导演、倪大红、孙莉主演的话剧，是以色列国宝级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的经典作品。舞台中心的倪大红，大段的台词音色洪亮，声音一直传到楼上第二排最后，悲怆有力，字字清晰。

抱着死去婴儿的17岁女孩，痛陈的是那朝婴儿浇热开水的坏蛋。——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不停地驾着马车的车夫，一句“我儿子上星期死了”重复了三遍，也没有客人问他具体缘由，更不用说安慰他了。——仍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只关心做棺材的棺材铺老板，老太婆快要死了，他定身度做，量着棺材尺寸，问自己“这是笔收入呢还是支出？”戏谑冷漠，令人发指呢。在老婆很快死去后，倪大红以种种缓慢的雕塑般的痛苦形体，回顾自己和老太婆的一生：曾经有过的卷头发的女儿，竟然舍不得让老太婆喝茶，所以50年来，老太婆只喝白开水。50年来，竟然不知道身边有条大河，如果时间可以倒逆，那么他将不做棺材，而去河边打鱼，他可以靠打鱼为生，多么美啊！棺材铺老板的独白，并没有多少惊世骇俗。一个可怜人的忏悔。死亡使得凡人做起了哲学家。相信，如果老太婆不死，她仍将没有消费茶叶的待遇。在中场没有休息的情形下，倪大红一直保持着中气与能量。

人物之间有激烈的冲突，戏的开头与结尾缔造了复杂好看的故事……一个人独白型的戏剧看多了后，很怀念那些经典的传统的戏剧。现代人如今更擅长写内心独白而不是构建人物关系。这是生活的无戏剧性使然，还是现代人缺乏才气？

《魔笛》

“爱和音乐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事”。有作者在纪念世界上最伟大的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意大利）说。对爱的演绎最辉煌最富有感染力的，肯定是歌剧了。《魔笛》是莫扎特生前最后一部歌剧。此次演出的班底，虽然是著名的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学院的学生，但对第一次接触莫扎特最有名歌剧的观众来说，还是不无惊喜。序曲的华丽抒情已经让人激动。

“妻子和丈夫，丈夫和妻子，充满神性。”人类之爱最动人的篇章就是爱情了，王子与公主一见钟情，然而之间有重重挫折：公主被劫，王子去救，想掠美的黑肤色摩尔人，要考验王子的大祭司……妻子与丈夫充满神性，那是说，相爱是天的赐予。爱是神圣的。演员与乐队有足够的力量，演绎了这个童话故事。公主的母亲夜女王的银色裙子，与大祭司的白袍子，正是权势在美学上的对权；王子的仆人帕帕基诺与女友帕帕基娜，小丑形象的喜剧设计，与男女主角的庄重漂亮也是一种对称。男主角的嗓音宽厚洪亮又有穿透力，女主角的歌喉柔美动听。最后一幕的全体歌唱，白色，黑色，深深淡淡的红色，舞台美如图画。喜欢古典主义的对称、对比法则，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死，勇敢与懦弱、热情与冷漠、温柔与残酷，对比制造了力度与丰厚。喜欢古典主义那简洁和谐的舞美设计。伴奏与演唱在这样即“达又肃穆的空间里趋向恢弘。无法跨越的莫扎特，向经典致敬的现代人。

金光灿烂的维也纳之声

◆ 任海杰

在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的古典音乐板块中，维也纳爱乐乐团无疑是最大牌的乐团，他们在东方艺术中心的两场演出中，第一场由德国著名指挥家蒂勒曼执棒，曲目以理查·施特劳斯为主打作品，最能展现维也纳爱乐的优势和特色，因而特别引人关注，开票不久，即告售罄。

蒂勒曼是当代德奥指挥中的中流砥柱，不仅长期执棒柏林爱乐、慕尼黑爱乐、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等德国著名乐团，也经常与维也纳爱乐合作，他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贝多芬交响曲全集DVD，曾经风靡乐界，成为诠释贝多芬交响曲的代表作。可以说，数十年来他对维也纳爱乐了如指掌，成竹在胸。10月27日，身材魁梧的蒂勒曼一登上东艺的指挥台，一派王者之气即刻感染全场。

近年来，已经有数位著名指挥家带领维也纳爱乐来沪，有时也许因为长途巡演的辛劳和其他原因，乐团有时会显露疲态，不少乐迷对此已有心理准备。本场音乐会以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开篇，只见蒂勒曼挥手一棒，灿烂的快板一刹那汹涌澎湃，乐队即呈现出极佳的状态，丝绒般的弦乐，精致的木管，圆润醇厚的铜管，韵律饱满的打击乐，各路高手在蒂勒曼细腻而又激情奔放的指挥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金光灿烂、雄壮绚丽的维也纳之声扑面而来，不由得在内心惊呼：乐迷们期待的维也纳爱乐又回来了！

第二首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蒂尔·艾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乐团依然呈现良好的态势，只是在丰润华美的音响下似有些掩盖了作品中幽默俏皮的一面。

如果说上半场维也纳爱乐给人以欢喜的话，下半场则以圆舞曲的风格更入佳境。先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吉普赛男爵》序曲，接着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神秘引力圆舞曲》，这两首曲目维也纳圆舞曲风格非常鲜明，维也纳爱乐的演奏得心应手，韵味十足，由此“顺理成章”过渡到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组曲。《玫瑰骑士》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著名歌剧，这套组曲集中了全剧的音乐精华，从第一幕的男女欢爱到第二幕二重唱“天国之花”，蒂勒曼的肢体动作异常丰富细腻（他许多次指挥过这部歌剧），引导乐队丝丝入扣、循序渐进至美妙的境界，到了著名的“玫瑰骑士圆舞曲”，乐队抑扬顿挫，奔放恣肆，翻江倒海，华美绚丽之极，犹如烟花怒放。进入第三幕，乐队首席以柔美的独奏“唱”出了剧中最著名的女声三重唱旋律，美到极致，沁人心脾，不知天上人间……短短的二十多分钟，犹如上演了一部酣畅淋漓的歌剧。

维也纳，到底还是维也纳！

■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此次艺术节上的演出 郭新洋 摄

活生生的口述历史

——评滑稽戏《上海的声音》

◆ 戴平

写过滑稽戏《谢谢一家门》和话剧《芸香》《老林》的著名女剧作家徐频莉，这回和著名编剧俞志清合作，推出了一部滑稽戏《上海的声音》。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一个棚户区里。剧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老上海人熟悉不过的：热心肠的烟纸店老板季根发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老实巴交的剃头爷叔，有两个“闯祸胚”儿子塑料头和爆炸头；撑粪船的船娘，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嫁给了塑料头；川妹子为了获得上海户口，嫁给善良的智障人刚刚……编剧将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引导观众在笑声中体验40年里上海“下只角”的变迁，喜中含泪，由小见大。

滑稽戏《上海的声音》是一段微观的活生生的口述历史。它以诙谐、幽默的艺术形式，展示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百态。戏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有名有姓有故事的人物有十几个。让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不断的开怀大笑中重温这段历史，编、导、演花费了许多心思。用王汝刚的话来说：“我们用的是话剧的胚子，滑稽戏的段子，最后走的是新喜剧的路子。”

话剧的胚子加上滑稽戏的段子，就是黄佐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倡导过的方言喜剧。黄佐临先生曾把普通话话剧和方言话剧并列为两种话剧，认为方言话剧和滑稽戏隔了一道门，打开门就是一家。上海人艺不仅有话剧团和方言话剧团，还把姚、周领衔的蜜蜂滑稽剧团招致麾下。《上海的声音》介乎滑稽戏和方言话剧之间。1300个座位的剧场，座无虚席，观众以不停的笑声作为回报。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上海的声音》运用了多种方言来塑造人物。王汝刚演的烟纸店老板是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饰演涂阿姨的韩丽萍说的是地道而好听的浦东话，饰演桂花的达娃卓玛说的是四川话，而饰演剃头爷叔的陶德兴说苏北话，还有“嘽嘽”、“咯咯”的广东话。爆炸头（陈靓饰）有严重的口吃，说话需要一套嘴皮子功夫；塑料头（潘前卫饰）为人豪爽，讲义气。一对活宝，两副卖相，他们在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的折腾和腔调，在真实的基础上典型化、漫画化，辛辣的讽刺中带有几许温情。

滑稽戏演员在掌握了角色的性格、情感、心理逻辑后，在表演上有较之其他剧种更大的创作自由度。他们可以加上许多鲜活的即兴创造，生发出许多令人捧腹的笑料。《上海的声音》满台的南腔北调，夸张的方言加上某些谐音的误会，比如王汝刚演的烟纸店老板，用宁波话回答来电人询问其父现在何处时，说“希特勒”，原来是“死脱了”的谐音，引起观众哄堂大笑。

塑料头结婚，弟弟爆炸头送的礼物是一张缝纫机票。老爸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爆炸头说，是拿收集的糖纸头去调邮票，用邮票去调邓丽君磁带，再用邓丽君磁 带去调换缝纫机票。本来哥哥结婚没有大橱，“36只脚”少了4只脚，现在有了 缝纫机，正好补上4只脚。这类充满生活情趣又折射出物资匮乏时代令人哭笑不得的段子，在戏中是俯拾皆是。

夸张的动作，不断地重复，也是滑稽戏出笑料的常用手段。《上海的声音》不断推出“动作”与“反动作”，以情感为中介，推移变换，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方面性表现出来。塑料头和爆炸头兄弟俩在改革开放后为躲债离家出走，经过奋斗，赚到了不少钱，两人回来见塑料头的妻子船娘。弟弟穿得光鲜，外面披了一件很有气派的风衣，而哥哥则穿得破破烂烂。哥哥向妻子叙述自己艰难的打工经历，讲到一半，弟弟把风衣脱下披到哥哥身上，表示他身份已经变化，但哥哥不依，把风衣还给弟弟，弟弟又重新给哥哥披上，并告诉嫂嫂他已是董事长了……风衣多次披上脱下，哥哥诚恳道歉，船娘喜极而泣，夫妻重归于好。兄弟俩夸张、重复的肢体动作、丰富的表情，运用滑稽戏传统套子，取得了特殊的喜剧效果。

■ 滑稽戏《上海的声音》在嘉定首演